

飞花渡玉桥

八大◎著

Feihua Jiayu Lu

下
是怎样的痛彻心扉，致青丝瞬息如雪纷飞？
青丝，亦是情丝。
平生不若相思，红尘中一场旧梦，诉尽一世情缘如斯……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飞花赋
下
Feihua Jianyu Lu
八大◎著



目录

【引子】

花落如云烟.....001
一去紫台莫牵念，环佩空摇花自开。

【第一卷】

自在飞花轻若梦.....001
我愿作佛前的清莲露水，长跪不起，用生生世世，
换回你我一世情缘。

第一卷之番外·当时明月在.....185

珍珠帘开明月满。长驱赤火入珠帘。无穷大漠，
似雾非雾，似烟非烟。

【第二卷】

醉立花阴笑东风.....191
他的身上不复见飞扬的神采，只有浓雾般散不尽的
忧郁弥漫。

第二卷之番外一·花语不解愁.....357

原以为前世有约，我从花开直盼到花谢。怎奈
何今生无缘，我的愁依然锁在眉间。





第四卷之番外二·碧落知何许..... 590

她的发，如雪，翩飞在眼前，青丝，亦情丝，是
什么样的痛，让她瞬息华发？



第四卷之番外三·莫问来时路..... 596

她在绝尘而去的马背上与我回眸凝望，我绽出最后
一丝微笑，将记忆停顿在她落泪的瞬间.....

第四卷之番外四·人生若初见..... 605

我一剑斩断她的满头白发，亦是斩断了她这一生的
情丝。她悠然枕在窗下，望着院中的重瓣玉兰，绽
出笑颜。



【后记】

八大山人飞花探班记..... 611



第二卷之番外二·白马飒西风..... 364

我恨她吗？我问自己，心中，找不到答案。

【第三卷】
醉眼问花花不语..... 371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江湖人，江湖人没有不知道无缺城这个地方的。

【第四卷】
春风望断是天涯..... 523

我将冷艳藏在袖中，此刻趁他收手不及，一剑挥出，瞬时削掉了他的半只手掌。

第四卷之番外一·归去凤池夸..... 576

这一场权倾天下的玲珑，谁为棋子，下在了谁的局中，却要待曲终人散后，方知分晓。



第四十五章 龙口藏金妆



龙口宝剑玉带聘，藏尽金妆平生忧。

今冬的第一场落雪，一夜之间将风莲城罩进琉璃世界，铺天盖地扯絮一般的瑞雪洒满了紫芜轩前的墨玉方砖，蜡梅开了满院子，盈香扑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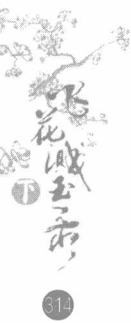
一连几天，府中人人看到我都是满脸堆欢，话里话外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那眼神里仿佛带着几分敬畏，几分促狭，几分刻意，几分……总之混在一起，让我不禁感叹世道变了，小麻雀插上金羽毛变成凤凰，身价倍涨。

私下里我拽过清瓷丫头问东问西，她也是那么一脸诡秘的微笑，然后安慰似的拍了拍我肩膀说，姑娘这榆木脑袋总也不开窍，这些年府里谁不跟明镜似的，知道姑娘在世子心里的位置，也就是世子耐性好，忍了姑娘这些时候，要不趁早生米煮成熟饭，姑娘愣是想到下辈子也难明白。

听她把话说完，我羞得连脖子都红透了，敢情现在全府上下都知道我和简荻的那点子事了？

恨得我牙痒痒，这小屁孩，他要不要干脆再把过程写成传单，敲锣打鼓地贴满风莲的大街小巷啊！

赶着没人在跟前时，拉过他来，怒气冲冲地斥责地问他是不是合府都知道我被他占了便宜。他大爷似的倒也安稳，坐在椅子上一副雷打不动的讨打样子，抬了抬唇角，扯出一个招牌式邪魅的微笑，斜着那双凤眼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一



圈，最后很无辜地说了一句，这谁占了谁的便宜还指不定呢。

呃，敢情拉了半个月肚子的人是他哩？！

朔风吹散了素雪，太子府一封家宴请柬伴随着绿羽金漆车出现在紫宸府门前，夹着毋庸置疑的气势，将我和简荻从府里挖了出去。

驷马宫车后跟着皇家的仪仗队，几百金甲侍卫腰间挂着明晃晃的宝刀，神色凛然地散布前后左右。乍看上去不像是去赴宴，倒有些上法场的架势。

简荻坐在车里，优哉地看着书。我无聊地陪坐在一旁，时不时看看车窗外的雪景。

风莲城入冬后，水云泽里的白莲并没有凋谢，依旧盛开在水畔江心。只是如今花枝上披了一层素淡的薄雪，被日光带过，映出斑斓光点，像是一朵朵伫立在水中的冰晶花。

冬天的风莲，别有一番风情。这座水中的王城，四季皆美。放眼一望，随处都可入景。难怪简荻总是带着骄傲的神色谈论风莲，他是真心爱着这片云水梦乡啊。

再入太子府，到处明晃晃的金碧辉煌依旧扎得人眼晕。我望着琉璃影壁上的水晶云纹符，戳戳简荻的胳膊。

“阿荻，带刀子了吗？”

他瞥我一眼，拽起我的袖子踏步向前，边走边恶狠狠地嘱咐道：“你要是敢趁我不注意，把太子府的宫墙都洗劫了，回去就再给我绣个百花争艳的荷包出来！”

前面引路的执事脚下一错，肩膀抖了几下，估计是下雪路滑，殿砖又太过平整。我拉紧了风领上的白狐毛，软软的皮草握在手里很是舒服，贴到脸上有种酥软的感觉。朔风扬起宫檐上的落雪，飞起几只雀鸟呱呱叫着划过视线。

家宴安排在洗莲池畔的碧晴阁。望着三层八角玲珑楼上悬挂的匾额，我浮出个会意的笑容。

这名字也太明目张胆了些，难怪太子妃提起太子来便恨得咬牙切齿。但凡哪个女人明知道丈夫心里装的不是自己，也够糟心的了，何况对方还是个美不可言的男人呢？忍不住嗤地笑出声，简荻不解地看看我，我说了句“没事”，推着他走进碧晴阁。

这一次倒真是一场家宴，规模不大，太子正中主位高坐，旁边陪坐着太子妃。我细细打量了她几眼，今日她穿了一件家常的鹅黄裙子，头上松松绾个髻，斜插着几支珍珠扁金钗，洗净铅华，唯见淡雅。

行礼毕，各自归座后，我才注意到席面上还陪坐着几张陌生面孔。左首边坐的都是华服美冠的少年公子，右首则是数位芳华美人。待简荻与我落座后，众人一一起身向皇世子问候，目光捎带到我身上时，都满含着兴趣盎然的刺探，仿佛是在看一场宫廷剧中惯见的风月无痕。

嘴角勉强扯了扯，我回敬了一个皮笑肉不笑的标准笑容。身后的执事递过来滚金字鏤的名帖，翻开黄缎帖子，里面写着席面上众人的名号和身份。

这太子殿下想得周到，恐怕旁人不认得我，或是不认得那些旁人，巴巴地把名单都备好了，专等我过目。

目光大概一扫，无非是些显官贵爵的公子小姐，目光堪堪扫到后面一行时，被“江偃”两个字钉在那里。

江偃太守，子展存望，女展存莘。依着座次看过去，那对兄妹正不知谈着什么，笑得畅怀。

记得当年江偃城赛花船的时节，曾听人说起展家大小姐是个绝色的美人。我不露声色地端详着她。这美人长得确实出众，粉嫩的小脸上一双剪水眼眸顾盼流彩，笑起来，靥畔现出一个甜甜的笑窝，甚是惹人怜爱。

她身边的那个公子偶尔一抬头，正对上我打量的目光。他顿时收敛了笑容，恭谨地冲我点了点头，“子周在江偃时就听闻世子妃风姿卓绝，今日得见芳尊……”

“展公子客气了。”

我打断他下面的奉承话，不用听，也知道接下来无非是三生有幸之类的敷衍场面。不过他夸我风姿卓绝，听起来倒挺新鲜，恐怕是此“疯子”而非彼“风姿”吧……

呵呵！真是有趣得很呢。

偏过头去，看了一眼简荻，他正和太子殿下拉扯家常，完全没心思注意我。于是我慢条斯理地将视线调回去，对展公子露出个意味深远的笑容。

他神色间一凛，似是心有所动。

“展公子今年贵庚？”

我问得突兀，他微微一怔，随即敛容答道：“虚岁算来，二十有三。”





“哦，公子平素有什么爱好？”又是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抛过去。

他呆了半晌，缓声说道：“回世子妃的话，子周平素并没什么特别嗜好。”

他的话音刚落，身边的展存莘抢道：“哥哥平素最爱养花，总是整天钻进咱们展府的花圃里，琢磨那些个花儿啊粉的。世子妃殿下也喜欢养花吗？”

展存莘望着我回话。真个是直心肠的姑娘家，心里想什么，嘴里说什么，脸上还带着那么骄傲自得的神情，估计对她哥哥很是敬重吧。

我抿唇而笑，不知道辣手催花算不算是一种爱好？

“原来展公子是个爱花之人，只是从公子面上看，却不尽然吧？”

他低垂的眉眼蓦地抬起，脸上闪过一丝疑虑，像是想起些什么又不确定的样子。

“我看展公子除了爱花，更爱采草呢！正所谓人家采花你采草……”我话没说完，突然一盏茶盅横到我的面前，挡去了我接下来的侃侃而谈。

顺着端茶盅的手看过去，简荻正一脸讳莫如深地瞪着我。见我噤了声，他冷着嗓子道：“说了半日，喝点水润润吧，累不累？”

我识趣地接过杯盏，揭开盖子喝口茶，清香盈齿的雨露清芬从喉咙直通到胃里。盖上杯子，我淡淡扫他一眼，彼此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太子殿下的一声“开席”让众人暗暗松了口气，流水般的菜肴端上桌来。我隔着游走在身边的侍者看去，展存望呆着脸不知在想些什么。再看他满头乌发绉得严整，当年可是被我抓下过一大把呢。

太子殿下的这场家宴，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有些意思了。

“阿荻，今日故友重逢，你就没点儿表示吗？”贴到简荻耳边问了一句，他一口酒哽在喉咙里，闷着声咳嗽起来。

太子殿下夹起箸凤入竹林，放到简荻面前的碟子里。早有候在一旁的执事过来用银针探了一下，又退到二层帐外。

“阿荻还是小时候那副脾气，急性子改不了。”他露出温润如玉的笑容，转头对芙真说道，“还记得有次他为了御园里的芍药不开花，数九寒冬的，竟让宫侍们架了火盆熏那些花，现在想起来还觉可笑。”

“殿下记得偏了，那是臣妾儿时说的一句‘冬天想看芍药’的戏言，没想到皇世子当了真。”太子妃一双眼中看不出情绪，只是不着痕迹地扫了简荻一眼，为太子的碟子里布了个菜，“回想起那时候的事，确实可笑。”

太子笙一双眼转回到简荻脸上，挑了挑眉，点头道：“阿荻现如今长大了，

还学会了顶撞父皇，小时候你可没……”

“皇兄怎么总提小时候的事，那些，我都忘了。”简荻抢了一句，夹起太子布的菜送到嘴里，细嚼慢咽后，说道，“吃菜吧，凉了味道就变了。”

太子浅浅一笑，夹起碟子里的菜跟着吃了起来。

一时间席上再没人说话，唯有杯盘碗箸偶尔相碰的声音回荡在碧晴阁里。席面撤下后，净过手，各人面前一盏盖盅，只是颜色不同。

我端起面前这盏龙泉天青色的茶盅，浅尝了一口。上品的贡茶，和那夜喝过的味道一样。

不知是谁起了话题，谈到一个月后，醒月新皇登基，东皋的帝君今日在朝堂上明显透出意欲派人前去觐贺的意思。这下可好，金銮殿成了菜市场，赞成的不赞成的吵成一锅粥。最后，帝君一巴掌震起了金案上的玉玺，众人哗哗流着冷汗，集体洗了个透心凉。

太子眼角捎带到简荻的脸上，笑道：“今儿个父皇又问皇弟的意思，咱们这位可倒好，还是那句话，非卿不娶！你可真真是个实心眼儿，何必当着那么多文武官员的面讨那个没趣，驳了父皇的颜面，当心没你好果子吃。”

简荻从我手里拿过那杯茶，凑到嘴边抿了一口。目光扫过在座的众人后，缓缓地开口道：“弱水三千，我不过是选了一杯适合自己的茶喝，莫非皇兄也要强人所难不成？”

“阿荻说笑了。父皇的旨意里说得明白，既然咱们东皋的皇世子执意要娶含章宫贵人，也好成就了醒月和东皋两国缔结万世不弃之盟，可谓一举三得。”太子脸上笑容不变，续道，“今日在禹佳阁，父皇已经下了旨，给你和贵人指了婚期，就下月初二。这下可有得你忙了。”

太子的话说完，不仅简荻惊得站了起来，连我和太子妃在内的所有人都瞪圆了眼，仿佛是刚听到天方夜谭般，不可置信。

这，这位东皋国君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算起日子来离下个月初二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怎么旨意下得这么突然？又如此让人措手不及？

之前他老人家还一百个不愿意这门婚事，现在倒当起了月老，难道真应了那句天威难测的老话？

皇上将我和简荻的婚期定在醒月国新皇登基的前几天，这里面又包含着什么深意呢？

东皋和醒月，真的会结成同盟？那么霸踞西北的栢炆，又将是何态度？是



否眼睁睁地看着当世两大国结盟选择视而不见，或者是，早就另有打算？

记忆中浮现出一道临水剪影。记得很久以前，在明溪绿水畔惊鸿初见，那人的黑发散乱随风，唇角的薄笑如云曦流瑞的日华。

一切恍如昨日，十里平湖的那弯素月，也依旧高悬在九天之上洒落银辉。

“皇世子当初为求一纸婚书，彻夜跪在铜雀楼前。此番国君又成就世子与贵人的天作之合，日后定会被传为东皋的一段千古佳话。”在座的众人对简荻谄媚道，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脑子里一瞬间闪过无数念头，我转头看向简荻，意外地看到他竟赭了脸许诺地“嗯”了一声，想不到这脸皮堪比城墙厚的家伙也会有脸红的一天。反倒是我这个预备做新嫁娘的人，平静地坐在椅子上，脸上不露分毫情绪，一副老僧入定的淡定模样。

“恭喜皇世子终于得偿所愿，恭贺我东皋与醒月永结万世之好。”又是一个讨巧的人在向简荻邀宠。

我冷眼看着碧晴阁里一张张闪动着喜悦之情的面孔晃来晃去，这里面究竟有多少真，多少假呢？

当初简荻将我带来东皋，是否早就瞄准了公子兰他日定会指掌乾坤？而他对我的种种情意万般怜惜，又是否也是因为我这含章宫“贵人”的身份呢？

如果，如果我只是花家寨里的野丫头，如果，我只是花不语，他，可还会再多看我一眼？

他究竟是为着自己，还是为着东皋的万千黎民百代基业，将我卷入这纷乱的尘嚣中？

我望着盛宴的主人，他在满目和煦的笑容中与我对望。我的视线滑过芙真的脸庞，心口骤然一缩。她唇角的笑带着了然的讥讽，高高地端坐在太子妃的华座上，看着这场闹剧。

芙真，你是否早就看透了虚虚假假的皇家，这场迷人自乱的情爱，所以才选择了那张冷硬的华座？

情与爱，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如泡影瞬息湮灭。

阿荻，东皋的皇世子殿下。

我，到今日可以信你几分？

“阿荻，等你完了婚事，还要再去醒月走一趟。”太子端起面前的茶盏，揭开盖子，看着被围在人堆里的简荻说道，“这次，你是奉了父皇的旨意，作为咱

们东皋的皇世子去醒月国的新皇登基大典参礼，顺道也带上新王妃回娘家省个亲吧。”

太子一语如珠玉落盘，碧晴阁里瞬间再无声息。简荻看了我一眼，又看看太子，轻轻地挽起笑容。

洗莲池里的白荷参差不齐地挺立在日光下，折射着闪耀的光影。我端起不知是谁的一盏茶水，慢慢地喝着。

茶香，盖不去这满池荷香，也盖不去我漫溢心底的惆怅。



第四十六章 疏影月横斜



满树梨白香染尘，春风化水更三分。

丰雪化作露水，从梅树的枝头滴下，落了走过树下的人一头一肩。

白梅开得正是好光景，瀚文阁的窗纸挡不住梅花香气，一阵阵透进房里。轩厅正中放置着青玉案，简荻歪着脖子正伏在上面睡得香甜。

东皋国君的赐婚圣旨彻底敲碎了紫宸府表面冰封的沉寂，顺带着震出一群又一群贺喜的、送礼的、钻营的、闲着没事打听小道消息的。

简荻依旧整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地忙碌着，见他最多的时候是在瀚文阁藏书房。他趴在案上浅眠，偶尔嘴里哼唧一些模糊不清的字眼。

听府里的执事禀告，这人照例是和那些朝中大员酒色犬马，夜夜笙歌不断，难怪累得随便找个地方窝着，就能睡着。

他就不嫌硌了脖子么？这么冷的天还睡在玉石上，等下醒了，又该嚷着头疼。我站在房门口，望着他的发顶，他肩膀略微动了动，可能是睡得不舒服了。

今几个和清瓷预备下铜炉子打算涮锅吃，早八百年前就开始和她念叨来念叨去，终于念得她跑去厨房里弄来无数新鲜菜肴和羊肉，说是等雪化了，在落梅轩的回廊下边赏花边解馋。

席面摆好了，锅子也架起来了，水烧滚，肉码盘，她愣是死活不让我下筷子。说什么世子整日为大婚之事操劳，姑娘好歹也该表示一下慰问，亲自请世

子过来拥炉赏梅。

她话说完，我差点掰断了手里的筷子。简荻那家伙天天外面吃喝玩乐也算操劳？这府里府外有什么事让他费心过？巴巴地早有人把想到的想不到的都安排好了。

我郁闷地叹口气，转身走下阁去，反正这人整日在山珍海味堆里翻腾，也不差我们这口子涮肉，还是让他继续睡吧。

踏进落梅轩，清瓷看我一个人回来了，眼睛立刻瞪得比桌上的盘子还圆，嘴里嘟囔着正要抱怨，我一个白眼甩过去。

“世子殿下在瀚文阁歇下了，咱们吃咱们的，别管他。”说着，抄起筷子夹了羊肉扔进锅里。

清瓷站在一边看我半晌，试探着问道：“是不是殿下最近不在府里，没空陪着姑娘，生气了？”

我夹起煮熟的羊肉，放到碗里蘸好调料。这府里的厨子手艺真不赖，肉切得薄透，小料滋味也调得地道。

“坐下，吃饭。哪来这么多的有的没的嚼舌头。”扫她一眼，我指了指身旁的梨花木圆凳。

清瓷摇头，“我怎么敢和姑娘同桌而食，姑娘可是咱们紫宸府未来的世子妃殿下，从来没这个规矩和下人同起同坐的。”

“规矩也是人创的……呜，好烫！我说让你坐，你就坐，哪来这么多废话？”被羊肉烫了嘴，话都说不利落了。

肉很鲜嫩，唇齿留香。清瓷笑嘻嘻地侧着身子坐下，立刻抄起一筷子白菜丢到锅里。

这小丫头，早就瞧出她馋了，还和我装嘴硬呢。

透过窗格子望出去，院子里的白梅花朵朵挺立在枝头，梅蕊盈香，薄薄的雪粒映在花瓣上，闪着日华。回廊下几个执事搓着双手，呼出的气全是白雾。

片刻工夫，落梅轩里已是热气蒸腾。我和清瓷全成了大红脸，互相看着对方笑起来。吃得正惬意时，门外响起润朗的嗓音，伴着脚步声边走边笑道：“好大的一股子膻味啊，我这清雅的落梅轩如今被你们糟蹋成了啖肉割腥的地方了，你还背着我捣鼓了些什么，统统招了吧！”

人随音至，简荻一挑帘子走了进来。清瓷站起身，低眉顺目地叫了一声“殿下”。我又是一筷子肥肉下肚，连眼角都没抬起半分。





他随意拣了个圆凳坐下，看我半晌，突然抄手捏住我的下颌，我嘴角上挂着一根青菜被他扳到面前。

噗！

他很没形象地一声闷笑。

“殿下要吃羊肉吗？”

看着他笑到扭曲的面容，我平静地拍掉他的手，将满盘子羊肉倒进锅里。沸水突然地滚动，肉片很快变了色，我夹出一块，蘸了调料，递到简荻的面前。

“来，张嘴。”

羊肉上飘起丝丝白烟，他迟疑了一下，张开嘴含住，被烫得咝的一声倒抽气。

“好吃吗？要不要再来一块？”我咯咯地笑着，又夹起一块递过去。

他抓住我的手，龇牙咧嘴地低吼：“够了，再闹我可要罚你了。”

“哦？”我挑眉，斜眼看他，“殿下打算怎么个罚法？”

他弯翘的眉眼流光一闪，冲我笑道：“罚你，喝酒。”

“嗤！我当是什么难事。”

招手让清瓷斟了一杯天禄，捧起来，凑到唇边一饮而尽。温烫过的酒浆滚进嘴里，微香中透着辣爽，酒劲直通到脑门。我吐口气，将杯底亮给他看。

“如何？殿下可有话说？”

挑衅地望着简荻，他从我手里拿过杯子，示意清瓷再斟满。杯缘上残留了桃红色的胭脂痕迹，他就着那抹残痕，酡酡地喝了满杯。

他的手划过眼前时，我注意到他的唇边染上了一抹胭脂色，许是杯子上沾下来的。羊肉锅冒着热气，不知是酒上头还是屋里太热，我突然觉得脸上烧得厉害，心里突突乱跳起来。

一双勾魂的桃花眼在面前晃过，带着笑谑，他的手伸过来揽在我的腰上，将我拉进怀里。我扭了一下身子，想离他远点儿，他的手臂收回半分，搂得更紧了。

耳边传来他有些紊乱的呼吸声，眼下我和他这贴在一起的姿势实在是暧昧得过了头，不敢再乱动，生怕惹出他的火来。

一时间全身的血液都上了头，梅花的芳香被房里的热气烘得浓郁熏人，竟是撩起些许若有若无的情色气息。

简荻贴到我的耳根下，沉着嗓子说道：“丫头，我想你了……”

我的腰杆一麻，那刻意压低的声音差点酥到我的骨头里。我讪讪地看了眼候在一边装瞎子的清瓷，再转回视线，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容颜，脑子里模糊不清地钻出个想法，莫非……莫非他在色诱我吗？

呃，抵制男色，抵制男色，这男色好厉害！

红颜枯骨，他是红颜枯骨，呜，就算是一把枯骨也好美！

内心挣扎着，我奋力保持着表面上的冷静，嘴上扯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弧度，“公子怎么才喝了一杯就醉了……唔……”

下面的话没说完，被他突然含在耳垂上的动作硬生生打断。耳朵上一阵麻，心跳得更厉害了，像是被人用指尖轻轻搔了搔。他的舌尖舔过我的耳垂，将戴在上面的明月铛拨了下来。我“啊”的一声叫，彻底软在他胸口上。

这个男妖精，女性的天敌，谁来救救我吧！

心里哀号着，目光下意识地望向清瓷。她端着酒壶，眼睛瞅着窗外，对眼前这片春色无边竟是视而不见。

好，好丫头！你主子现在身陷狼口图圈，你居然给我做睁眼瞎？看我回头怎么调教你！

呜，谁把这妖精拉开吧！

“丫头，还记得上次醉酒那夜的事吗？”他的脸上满是奸计得逞的微笑，“我又醉了，今儿晚上陪我吧？”说完，飞快地在我唇上啄了一口。

神思瞬间归位，背上寒毛倒耸。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口，一字一顿地大声喝道：“我，恨，桃，花！”

月影横斜，静夜时分，紫芜轩的窗棂下一对身影正自纠缠不休。简荻拉着我的衣袖磨来磨去，就是不肯松手。我用力地拽，他拉回去，顺手将我按倒在床榻上。

“阿荻！”忍无可忍地吼了一句。

他笑得极度无赖，一头按住我的头顶，大腿横过来贴在我的腿侧，完全变身成了八爪鱼。

“白日里不是说好了陪我的么？”他凑过来，一呼一吸尽数洒在我的脸上，“今夜月色正好，本世子孤枕难眠……”

我抬眼望着他，唇边不觉挽起一丝浅笑。真的只是孤枕难眠吗？

倒不如说是备而来更适宜吧。





将他的手拉开，我缓缓地坐起身，他的双眼在黑暗中瞧不真切，只觉得那里面似有两团光，幽深得让人沉溺。

“殿下说得对，今夜的月色确实很好。”

窗格上糊着厚密的浆纸，却哪里去看那美好的月色？唇边的笑越发浓了，我捋了捋散乱在肩头的长发。

“算起来，我随殿下到东皋，整整三年多的时间。记得当初在洗天池畔初见殿下，那情景到如今还历历在目，时常让人回味一番，倒也有趣得很。”

古柏枝丫下，少年笑得惬意开怀，因为捉弄了我而扬扬得意。日曦流转，他明媚的笑容逐渐湮灭在桃花落英之间。

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自己，豆蔻年华，与他针锋相对，竟是谁也不让谁多讨了半分好去。

“冥冥中一切自有天意，曾经我想过悖天而行，却终究争不过一个‘命’字。”幽然叹口气，该来的，终究是要来，想躲也躲不过。

“年华瞬间弹指而过，想不到我不仅争不过命，连这情字，也越发看不透了。”

阿荻，在你心里，可曾有过半分位置容纳我？

阿荻，在你心里，这江山和情爱，究竟哪个更重？

阿荻，你终究还是作出了选择，不是吗？

我起身下床，在黑暗中摸索慢行到书案旁，划亮了火石，点燃一支白蜡，将灯罩扣回去。烛光影动，倾泻下满室凄清的冷光。

原来这灯火也是知人心的活物，竟能衬出我此刻的心境。

回头的刹那，将目光锁在他的脸上。如此陌生的一张面容，陌生得仿佛我们从不曾相识。

他斜倚在菱纹花枕畔，披散的青丝如瀑，凤眸中稀疏寒光闪烁，嘴角的纹路是我从未见的凌厉。

阿荻，曾经是桃花般艳丽无匹的少年，曾经是将我拥入怀里肆意温存的男子，终于露出了最真实的面目。

藏了这些年，想必是累得很吧？

“殿下今夜留我在紫芜轩，是在等谁呢？”

“何不让我猜上一猜，猜对了，求殿下赏我个恩典。”